



2005年第2期(总第36期)

一月全球同步调查黑脸琵鹭

闽粤浙沪琼志愿者积极参加

本刊讯 2005年1月21-23日,是全球黑脸琵鹭同步调查的日子。这项调查的总协调、香港观鸟会的余日东先生到2月5日已经初步汇总到超过1300只的记录报告,大大超出2004年的1206只。

全世界6种琵鹭中,黑脸琵鹭的数量最少,曾被国际上列为“极度濒危”。1993-1994年冬季第一次全球黑脸琵鹭同步调查,只记录到339只。

最初的同时调查,中国大陆只有为数不多的鸟类学者参加,现在不同了,业余观鸟者已经连续3年参加这项调查。2004年1月的普查一共包括6个国家的54个地区,余先生今年调查开始前预告:“2005年1月会包含更多地方,特别是中国内地”。

今年的同步调查,上海有12名志愿者去了崇明东滩,台湾来的孙青松先生加入;福建观鸟会有8人参加调查,厦门观鸟会参加的志愿者达到17位;深圳市观鸟协会有8人;整个广东,还有番禺、饶平、海丰等多个地点去了志愿调查人员。福建省的调查点包括了漳浦、云霄、龙港、莆田、泉州、福清、霞浦、闽江口等十几处;海南岛则是环岛调查,所有沿海市县都有覆盖,两位香港研究者参与。浙江和台湾的学者也一起奔袭温州湾进行了调查。

记者询问了上海、广东、福建的调查人员,他们都是“志愿参加”,时间是自己的假期,费用掏自己的腰包。他们看到黑脸琵鹭了吗?当然!崇明东滩记录到8只,这是黑脸琵鹭在上海最多的一次越冬记录;海南两个地方共记录到77只;广东海丰记录到39只;毗邻香港米埔的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则有46只,福建两个地方共记录到63只。而没有发现黑脸琵鹭的地点,从整体的监测来说,也都是收获。

再来看看台湾的数字。在黑脸琵鹭主要集中的台南等地,1月23日有40多人参加了调查,共记

录到757只,比去年的628只又创了新高。

同步调查的数字反映了黑脸琵鹭1990年以后在绝种的边缘缓缓攀升,国际上已将它的濒危级别从“极度濒危”改为“濒危”。但余日东说,“值得我们正视的是,黑脸琵鹭的各个栖地正面临各样的威胁,这包括繁殖地、迁徙以至越冬地。”每年进行的越冬琵鹭数量普查,就是要提供可靠和有效的数字,来分析它们的生存现状,提出措施保育这个濒危的物种。

(钟嘉)

各路鸟友春节出击频增记录

本刊讯 春节假期,观鸟、摄鸟者可没闲着。

从腊月廿七起,杭州鸟友老郑一家驱车3000多公里,先到江西鄱阳湖拍小天鹅、白鹤、鸿雁、白额雁等;再到河南孟津拍大鸨、渔鸥、灰鹤,三门峡拍大天鹅;龙门石窟拍红翅旋壁雀。历时10天,途经6省,共看到80多种鸟。

大年初四,北京观鸟会组织了北京、湖北、山西、河南等地17位鸟友到河南孟津观鸟,记录到斑脸海番鸭等约70种鸟类。贵州鸟友2月11日在草海观察到黑颈鹤等48种鸟类。

此外,春节前后各地鸟友在湖北武汉、安徽黄山、四川成都、上海的崇明东滩、宝钢水库、广州龙洞和石门、浙江的杭州、仙居、泰顺、江苏六合金牛湖、福建的武夷山、福安、江西婺源、云南个旧等地都有观鸟活动。

(石在水)



大鸨(中间那只部分白化) 杭州老郑摄于孟津

【观鸟随笔】

鄱阳湖行记

(厦门) 杨海英

离开鄱阳的日子已有月余了,心里总想记点什么?可是一直以来无法下笔,太多美好的东西,犹如一串串散落在记忆里的珍珠,无法连接成串,今夜我的灵感终于来了,来自网友“野溪”带来的音乐票——《新春音乐会》,由厦门爱乐乐团演奏。

郑小瑛,今夜她还是扎着花白随意的马尾辫、穿着那件简朴大方、黑色及腰的小短礼服和长长的黑色鱼尾裙,稳健自然地微笑着走向乐队前方的指挥台,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熟悉,我蓦然心动,在她飞扬指挥棒优雅地带领着音乐翩翩起舞之际,在时而激越时而宁静时而悠扬时而柔美的乐曲声中,我想起了鄱阳湖的观鸟之旅,那些日子里的点点滴滴,那一串串飘闪在记忆深处的珍珠,我终于可以把它们慢慢地连成串了,音乐、观鸟、人生——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可是在某些时候可以不经意地融合在一起,像一缕和煦的风、一条暖暖的溪流把人间诸事自然万物溶进脑海溶进心灵。

2004年12月5日,洞庭湖观鸟大赛闭幕式结束宴会后,厦门观鸟会一行五人跟随江西老林与何芬奇以及张浩辉、Richard、林凤儿、刘伟民、John等香港观鸟会的鸟友们,一路向东、向北前往鄱阳湖观鸟。

冬天的黄昏总是早早来临,当天边那轮淡淡的夕阳沉没在远方的地平线时,我们的“一加一”车队渐渐融入了夜晚流光飞萤的灯火之中。

【飞羽瞬间】



鸿雁

观星者 摄于鄱阳湖

此次行程,我更喜欢披星戴月,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国道、省道两旁再也不是儿时那郁郁葱葱、山峦叠嶂、秀丽的林荫道、绿油油一望无际的田野、以及散落其间的美丽村庄和城镇。大多是千篇一

律、肮脏破旧、毫无美感的火柴盒建筑,只有高速公路和铁路两侧稍好些,但我不知道它们能美丽宁静到何时?

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比如车子偶尔经过的那些荒凉的洪泛区、偏僻村郊的风水林和一些比较开阔空寂的冬日原野还是很漂亮的。

车子跟着江西老林在黑暗的公路上奔驰,车上静悄悄的,“小蓝”大概又咬着牙签睡着了,“岩鹭”大姐也没了声音,我时而昏睡、时而眯眼扫望车窗外的北斗星,任脑子一片空白地在冷寂、黑暗的天地间沉沦漂浮,这是一种怎样的舒适与享受!只是苦了我们的“沙处”和“狼处”,在将近4000KM的行程中,不论白天黑夜都是他俩轮流开车,还要顾着大家的行动安危,真是不容易!

天气似乎比洞庭湖冷了许多,我心里反而有些高兴,因为我觉得,天气不好时,比如阴冷的风雨天看到的鸟儿反而会多一些。今年洞庭湖观鸟比赛时,看到的鸟儿不是很多,除了其他一些自然、环境、人为的因素外,是不是天气“太好”的缘故呢?我暗暗寻思。

在江西上高县城路边阑珊的灯火中,大家寻了一家小店补充能量,这一补就补了两个多钟头,因为老林的车胎严重漏气,只能开去修理,借此机会大家纷纷开始向何芬奇、张浩辉两位观鸟前辈求教。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是与大师同行的好处。当协会的鸟友们正孜孜不倦、聚精会神地聆听老师有关观鸟的一些问题和发展时,爱走神的我却心里盘算着,怎么找机会让张浩辉在《香港华南鸟类》上签名、怎么找机会让何芬奇在《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上签名,而且一定要找机会和他们合张影,一人合一张!我其实也是狂热的追“星”族,以后我不会再嘲笑那些追着梁朝伟、张曼玉要签名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人总有个长大的过程。

我们今日行程的目的地是鄱阳湖南部的南矶山自然保护区,其面积3.33万公顷,是鄱阳湖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比起洞庭湖这里的湿地生态系统保存得比较完好自然,是越冬候鸟不可多得的重要栖息地,每年秋冬都有千军万马、浩浩荡荡的候鸟从遥远寒冷的西伯利亚、蒙古、日本、朝鲜以及我国的北方来到这里越冬。枯水期丰茂的水草,大量的螺、蚌、螃蟹、鱼、虾等水生动物成了越冬鸟儿们的美食佳肴。

没来洞庭湖和鄱阳湖之前,我并不知道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概念,总以为它们永远是广阔无垠、浩浩荡荡、飘浮着一片片美丽芦苇荡,渔民们在其间

快乐地行舟撒网的白茫茫一望无际的鱼米之乡。其实鄱阳湖每年的水位涨落范围可达5~15米，秋冬枯水期湖床大部分裸露，水面只剩500多平方公里。那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将是一片广袤的平野泥滩、沼泽、草洲以及星罗棋布、大大小小散落在其间的湖泊港汊。

车子在通往鄱阳湖的公路上时停时走，江西的鸟儿真是多啊！路边河沟里一群一群的扇尾沙锥旁若无人地觅食着，随便一拍就是一张漂亮的大特写，还有厦门难得一见的红脚苦恶鸟也牵动了我们的视线，为此拖延了不少时间。除此外田野上的棕鸟、灰头鹁、金翅雀、鸚、满树的斑鸠以及远处电线杆上挺立的猛禽……几乎让我们走不了路了。老林一看不对，这样下去只怕天黑了也到不了鄱阳湖！于是及时提醒大家：这是去鄱阳湖！那里栖息着国家1级保护鸟类白鹤、白头鹤、黑鹤、东方白鹤……还栖息着国家2级保护鸟类小天鹅、白额雁、白琵鹭、灰鹤等等。至于扇尾沙锥啊就回厦门慢慢拍吧！

由于时间紧迫范围太广，我们只能在战备湖、常湖边上扫了一阵鸭子后，继续向南矶山行进，与大师们同行观鸟的好处再次让我深刻体会，这里你可以把平时的一些疑问一股脑儿掏出来“烤”大师，还可以学学看看大师们是怎么观鸟认鸟的。于是收获的同时你也会感到无边的恐惧：观鸟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啊！声音、形态、羽色、习性、生境、迁徙的路途、出现的时间、繁殖的季节……光是同一种鸟在不同的季节就有许多种不同的叫声和羽色，此外还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苦思冥想的鸚、莺、鹁、鹁的种类鉴别……

在南矶山的树林里，张浩辉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解着观鸟的一些窍门，一边惟妙惟肖地示范着鸟儿的叫声。这不仅让我想起台北队的向导刘阳，据说在君山观鸟比赛时，他能把藏在草丛密林深处的鸟儿一只一只地叫出来开会！

江西早晚冷中午热。今天天气不错，太阳暖暖地照耀着南矶山美丽的山野丛林、照耀着萧条、只剩老弱妇孺、人口稀少的南矶村，以及边上的一小处如武夷丹山碧水丹霞地貌的不宽水面，水面上露出的看上去石质疏松的淡赭红色岩石比较特别，当地人除了捕鱼、割芦苇（也许还偷偷打鸭子、抓鹁），就是开采这种石头并切割成四方型的大砖块，用来盖房、垒猪圈茅厕、围村边的果园菜地。这是一个

挺美丽安静的小村落，只是房子大多已经废弃了。这还是与鄱阳湖那随着季节变化的湖面有关系，每到丰水期，南矶山就成了茫茫鄱阳湖上的两座小小岛屿，村民们就要往上游迁移。这样的生活真是很艰难。

我的相机里除了常湖的鸭子、小天鹅、路旁水泽里的小PT外，又随意记录了这里一些触动我心灵的印记。

因为想鱼与熊掌兼得，既可以充分享受眼球的精彩刺激，又能快速地把它们美丽的身影记录下来，我把快门架和快门线拆了，努力地把镜头调到最佳清晰度并连接快门，想看时再把32倍的目镜连同NK4500旋下来，装上20~60倍的变焦目镜爽快地看。美丽的东西似乎永远难以恒久，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只是把它们的影子暂时刻录在记忆的某个角落。为此我贪婪、依依不舍地在望远镜里流连忘返，直到黄昏来临、直到倦鸟归巢……

【飞羽瞬间】



叉尾太阳鸟

ZXZZ 摄于杭州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在保护区吃了一顿家常便饭后，我们这些来自天南海北因鸟偶尔相会在洞庭、鄱阳的鸟友们和保护区纯朴热情的“越过山”、汪志如等等同志以及保护区那只乖乖可爱的狗依依惜别。

来日方长后有期！

耳边听着MP3里动人忧郁的情歌《丁香花》，望着窗外2005年2月18日的雨夜，我终于可以结束我2004年最漫长最疲惫最难忘的观鸟行记。

鄱阳湖千军万马的鸭子和那只孤独美丽的小天鹅，还有那些溶入自然、溶入生命、包容世间万物的灵魂时时刻刻飘浮在我们的记忆中。让我们忘却疲惫忘却烦恼，简单朴素快乐地生活。

【编读往来】

本刊收到山东读者韩剑秋等人的春节祝福，在此深表感谢！

今冬鄱阳湖越冬候鸟逾30万羽

本刊讯 2005年1月上旬,国家林业局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和江西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联合组织环鄱阳湖3市15县(市、区)林业局开展了第六届鄱阳湖区越冬鸟类调查,直接观察统计到各种越冬鸟类82种315353只。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57612只,占本次鸟类调查总数的18.27%。

1月9日,经过系统培训的近200名调查员对鄱阳湖区的68个子湖泊的越冬鸟类种类、数量及其栖息环境状况等因素展开了全面的调查。鉴于调查覆盖面广、调查人员少、候鸟多迁飞、投入经费少及调查设备简单和湖区天气复杂多变等情况,为详实、准确的掌握湖区越冬鸟类的数量,本次调查采用了同步调查法。本次调查还得到了白鹤GEF(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的大力支持。(菩提鸟)

婺源如此“生态路”!



本刊讯 记者2月1日、2日在江西婺源观鸟期间,发现正在修建中的景婺黄(常)高速公路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见上图)。出现在眼前的不再是以往草木葳蕤、溪水清澈、田园平和的景色,取而代之的是到处泥泞,建筑工地所在之处开山伐树,人声鼎沸,灰土、黄泥使得以往纯净的河水变得浑浊起来,在一些地方,建筑工棚甚至就搭在了春夏季节珍稀鸟种黄喉噪鹛繁殖的风水林下,各种建筑材料随意堆积在林中。为了配合“在高速公路上赏风光”的“生态路”目标,整条高速公路的建设几乎是在婺源县境内风光最美、环境最好的地区穿来穿去。

婺源不仅以古雅的建筑和秀丽的风光而闻名,更因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众多鸟类的繁衍栖息提供了优越条件而被众多鸟类学者和观鸟爱好者所熟知。由于当地百姓的淳朴民风 and 积极建立自然保护

小区的措施,婺源保留的风水林是黄喉噪鹛南方亚种、白腿小隼等濒危物种的栖息和繁殖地。

这条由江西省投资近70亿元的高速公路,在修建之初即打出了“将建全国第一条生态、环保高速公路”的旗号,据悉,在公路开始修建之前,受国家环保总局委托,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曾在婺源县主持召开了“景婺黄高速公路环境影响评价大纲技术审查会”,并在会上一致通过了“景婺黄高速公路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审查评估。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公路修建与当地环境之间并未达到和谐的地步。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引起重视,避免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时下,“生态”一词已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然而很多人对真正的生态内涵与理念的理解和把握却仍有一段距离,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雷进宇)

【资料库】

国际鸟盟的濒危物种与重点鸟区资料网站

需要了解世界各地濒危鸟类情况以及重点鸟区资料的鸟友,可以浏览国际鸟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的网站:

<http://www.birdlife.net/>

进入页面后,在右上角的BirdLife worldwide的choose a location小窗,拉下一个地名,可见到这个地区的濒危鸟类种数、重点鸟区(Important Bird Area)以及特有鸟区(Endemic Bird Area)的数量。再按more information,可看到名录。按濒危鸟类的名字,是2004年更新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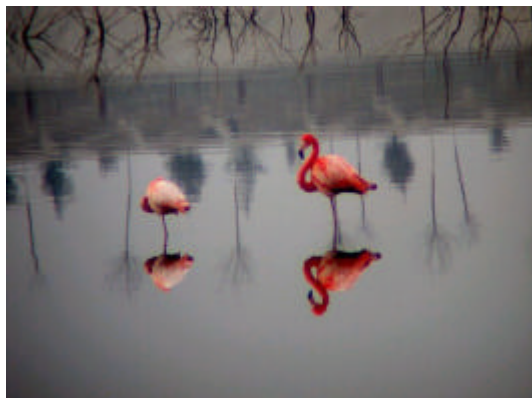
按IBA的名字,是一些有关这个重点鸟区的资料。(亚洲的因为还在继续收集资料,不是每一个国家地区都很详细,但那个IBA是以什么准则选定的,濒危鸟种或集中性鸟类的名字资料都有。大洋洲与美洲因为还没有完成IBA的编辑,资料暂缺。)要注意中国分成四个地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

IBA的资料只能算是初步完成编辑,以后需要修改订正的地方应该不少。有补充意见的,可以与国际鸟盟的亚洲分部联系。地址是 日本国160-0022 东京都新宿区新宿1-12-15 东洋新宿bldg 2F, BirdLife Asia Division. Attn: Asian IBA coordinator(可以用中文通信)。

此外,如参与濒危物种讨论,按下面的Globally threatened bird update,再按Threatened Asian Birds(假设你只想谈亚洲的鸟),然后注册,就可以参与讨论-当然要用英文。

火烈鸟事件

(西安)西安鹤 文/图



大年初四，下午，我和小冀约好下午去灞河滩观鸟，路上又碰到“化身博士”，于是同行。

不到半小时车就开到新筑，刚上了河堤，河里两个红色的影子就吓了我一跳。“停！什么东西啊？”我们三个人跑下河堤。两个长脖子粉红的家伙，一大一小，大的相当红，小的浅些。这除了是火烈鸟还能是什么啊！三个人似乎只有我最激动，另外两位可能认为火烈鸟在这里出现相当合理，而表现得相当平静。这时，橘树老师正在三百公里外的孟津盯大鸨呢，我顾不上是上海漫游还是北京漫游了，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估计电话那头也吓了一跳，“拍下来没？”“正拍呢……”，我说完自己又出一身冷汗：小冀才从岳父家吃饭过来，没来得及回家拿他那个SW单筒，而我的CS在上海，常用的那架10倍长焦的730相机也没拿，三个人的装备是一架奥林巴斯10倍双筒和化身博士的佳能100D，你说这火烈鸟该咋拍啊！

化身博士倒是不慌，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尼康995，“就这吧。”没想过用双筒还能拍鸟，化身博士不愧是个“博士”。他把我的望远镜搁在三脚架上，下面用望远镜套垫上，接着就对着目镜开始拍了，成像效果相当不错。

火烈鸟大部分时候都是把头藏在肩膀的羽毛下，难得把头伸出来觅食，然而在拍的几个瞬间却都恰好展示出来。火烈鸟太漂亮了，我记得有部动画片里管它叫“火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见火烈鸟没有要飞的打算，我们于是又向东走了一段看看还有没有更惊人的发现。果然又看到赤嘴潜鸭，普通秋沙鸭什么的，最多的是绿翅鸭。直到太阳快落山了，那两只火烈鸟仍然一动不动地停在水里。

大年初五，十三点，化身博士家。化身博士打着饱嗝给XX主任打电话，一个小时后，我、小冀、

化身博士、扛着大炮的记者就先后出现在灞河滩上了。比我早出发的化身博士他们竟然走错了路，电话里说早到了，在老地方没见到火烈鸟，正唏嘘着呢，显然他们跟我们不在一个岸上。我们这时正在老地方架好单筒看火烈鸟呢。当地老乡凑过来，我们告诉他们这是火烈鸟，不是中国的。他们说，这两个鸟在这里快有两个月了，每天早上飞过来。当地人只是觉得好奇，并没有人去捕杀。说话时，老记们赶到了，兴备地不得了，接着把我在望远镜前摆来摆去，嘴里还发出满意的啧啧声。今天火烈鸟很不给面子，始终没有把它最有特征的头露出来。最后老记们也只好拍到了一个扇了下翅膀的镜头。我这时已有些后悔了，觉得接下来的事肯定好不到哪儿去。

大年初六，八点，报刊亭。火烈鸟的形象已经出现在XX报的第四版，而且还提到了我，并“引用”我的话：“火烈鸟是逃逸还是长途迁徙，需仔细观察才能得出结论。”言下之意，它们还有从南美洲飞来的可能。可我从来没说过这种话。

大年初七，十五点，灞河滩。动物园的人租了一条小船，慢慢接进了火烈鸟，然而他们只用了一张捕蝴蝶的网。火烈鸟开始并没动，但网还没到的时候就一起飞了起来，向北飞去了。

回到初四，下午，化身博士家。给动物园的电话终于打通了，办公室值班的一位女士接了电话，“你们动物园丢火烈鸟了吗？”“没有，跑了不是挺好的吗，整天呆在笼子里……”我们笑起来。

回到一年前，西安动物园原址，火烈鸟馆，每个火烈鸟都戴着一个脚环。

灞河里的那两只火烈鸟没有脚环。

作者后续：之后有报道说，动物园又称走失过火烈鸟。我的意见是，既然火烈鸟已经飞了，就祝愿它们重新找个好家吧，不要再让人发现。

【飞羽瞬间】



红翅悬壁雀

杭州老郑 摄于洛阳龙门

鸟类学家高育仁先生逝世

本刊讯 高育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2月6日19:20分逝世，享年61岁。2月8日上午高育仁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广州殡仪馆举行。

高育仁 1943年12月生，硕士，中共党员。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课题组长，研究员；中国鸟类学会副理事长，世界雉类协会WPA专家组、鸨类专家组成员，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SSC委员，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广东省经济动物科技协会理事、广州经济动物养殖协会理事。

(1001)

缅怀高育仁先生

(广东) 1001

中国鸟类学会副理事长、世界雉类协会WPA专家组、鸨类专家组成员，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IUCN-SSC)委员高育仁研究员于2005年2月6日19时20分永远离开我们了，高育仁先生的辞世，是中国鸟类学界的重大损失。尽管五年的病魔折磨着他，高先生最后还是坚持完成了《中国动物志》鸟类学部分。高育仁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鸟类学研究以及鸟类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夫人说：他真正地能好好地休息也就是现在。

高育仁先生在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工作二十多年，1982年高先生刚刚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我父亲作为所的领导人，在家接待了他，我因此与高先生有了一面之交。因为高先生长期在野外搞珍稀鸟类研究工作，以后多年我不曾见他踪影，但总是从父亲的口中不断了解到高先生的许多杰出的贡献，如：填补了中国珍稀濒危雉类白鹇、灰孔雀雉和海南山鹧鸪的生态研究的空白，并完成白鹇、灰孔雀雉的人工驯化养殖，为保护这些珍稀鸟类提供了理论依据等等许多科研成果。

数年后，一个偶然的，我走到办公区，看到崇拜已久的这位鸟类学家正在办公室工作，要知道我的鸟缘始于童年的一只小麻雀，看到高先生饲养的白鹇、灰孔雀雉幼鸟一下激起我的浓厚兴趣。后来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在高先生的办公室度过的，高先生循循善导地给我传授了许许多多的鸟类知识，高先生的极其严谨的科研精神，不断激励影响着我，那时我已立志要利用工作之便用文字与图像积极促进中国鸟类事业成长与发展。于是就有了后来我采访的2002年第23届国际鸟学大会

的专题片，以及花费五年的时间策划制作了关于环保教育的纪录片《湿地——候鸟的天堂》，甚至影响我能够数年坚持参与鸟类观察，并在WWF观鸟论坛参与有关鸟类保护的活动中，这所有的一切无一不与高先生息息相关。

高先生十分注重保护鸟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我所去过的海南省东寨港、坝王岭，广东始兴的车八岭，广东海丰湿地，番禺新垦湿地，珠海淇澳岛和肇庆永安镇等保护区都深深烙下了高先生的印迹，当地保护区工作人员均对高育仁先生十分敬仰，因为高先生为保护这些地区的白鹇、灰孔雀雉、海南山鹧鸪、黑脸琵鹭、紫水鸡、卷羽鹁鹑、海南虎斑鸠等珍稀鸟类物种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作出了贡献，而且为申请这些地方为国家级、省或市级自然保护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6年，高先生率先以中国鸟类学会名义带队参加香港观鸟大赛，我是2000年随高先生参加的香港观鸟大赛，这也是高先生最后一次参加香港观鸟大赛，从香港回来高先生就被发现肺癌后期。

高先生被日本野鸟会的陈承彦赞誉为人格高尚、作风严谨的学者，新疆的鸟类专家马鸣与高先生有着深厚的情谊，称他是良师益友。

高先生不但积极促进粤港两地观鸟者的交流，而且在民间他也是大力支持并推动了广东省群众性观鸟活动的兴起，1999年3月期间，高育仁先生亲自主持了在白云山举行的首届广州爱鸟周群众性观鸟活动，从此拉开了广东民间观鸟活动的序幕。生病期间，高先生仍然密切关注广东观鸟活动的发展，及时给与指导和帮助。

高育仁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所开创的事业将会永远继续下去，让我们以实际行动缅怀他对广东观鸟事业所做的贡献！



1996年11月在印度南部Coimbatore的第一届泛亚鸟类学大会(PASOC)上的合影。左起骆雅仪小姐、郑光美教授、高教授、最右边的是吉尔吉斯的Kasybekov先生。(陈承彦 摄)

悼念高育仁先生

马 鸣 王岐山

(中国动物学会, 鸟类学分会)

记得 1996 年的寒春, 我们一起去香港参加观鸟大赛。在比赛开始的那个夜晚, 我和高育仁先生同睡在米埔的一个小屋里, 我在上铺, 他睡下铺。这一夜我们都非常激动, 辗转反侧, 上下咯吱作响。天还不亮, 我们就都起床了。当时, 大家非常歉意地看着高先生疲惫的双眼, 这几天他没有睡好, 却从来没有任何怨言或者不悦。这类大赛多是年轻人的事情, 但高先生的热情却毫不逊色, “大陆五虎”来港比赛的消息很快见诸报端。当地民间保育机构的职员、媒体的朋友、各队的熟人都喜欢与高先生攀谈, 他那洗耳恭听的样子, 耐心回答每一个问题, 英语、普通话、粤语无所不通。

在观鸟方面他也算是个早期人物。1996 年以来内地朋友多次参加香港观鸟大赛都是他牵头组织的。他是一个桥头堡, 密切联系着内地与港澳台的关系。极大地推动了国内观鸟事业的发展。

终于结束了, 多年的病魔和化疗折磨着他。精力和肉体已经被消磨一尽。

高育仁先生早年就读华东师大, 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后来又回到母校攻读研究生, 还出国学习, 那时他的岁数已经不小了, 精神却非常地执著。我们多次见面, 通信不断, 还一起参与王岐山教授负责的《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的编撰。他为人作风正派, 工作认真, 热爱鸟类学事业。待人热情, 患病期间坚持野外工作, 为撰写中国动物志等著作曾经专门去北京、上海、云南查阅资料和标本。前两年我们在广州核对动物志底稿, 他已经是在手术和化疗中了。他在科研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如对白鹇等的研究。曾经连续主持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填补了珍稀濒危雉类白鹇、灰孔雀雉、蓝胸鹇和海南山鹧鸪等生态研究的空白。对白鹇的人工驯化养殖达 12 代以上。我们知道潮湿圈舍中的羽尘对人体危害极大, 没有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他在水禽等鸟类生态方面也作了大量研究, 在物种保护和管理方面更是四面出击, 竭尽全力。

高先生的去世对于中国的鸟类科学研究来说是极大的损失。我们有着深厚的情谊, 是良师也是益友。他是我们中国鸟类学会的副理事长, 我不知

道任何表达我们悲哀的方式。只能在这里传达这个消息, 以转达我们的哀思。

别了朋友, 公元二 五年的初春二月。

【物种信息】

需要关注勺嘴鹬和小青脚鹬

关于勺嘴鹬

来自国际鸟盟的一则消息: 最近, 一队前往印度东部沿海考察越冬勺嘴鹬的专家们, 未能够找到一直以来被认为在印度东北岸越冬的勺嘴鹬群(据记载有约 200 只)。由于勺嘴鹬的世界种群数量不会超过几千只, 因而这种谜一样的珍稀鹬类的现状令人担心。

勺嘴鹬在俄罗斯东部北极圈的苔原繁殖, 在东南亚或南亚越冬(至今其主要的越冬地在哪里还没弄清), 在迁徙过程中, 差不多肯定会经过中国的湿地, 尤其是沿海湿地。希望各位在观察鹬类时, 也多留意这种濒危的鹬类。这是世界上最珍稀的鹬类之一。

勺嘴鹬在日本海湾罕见, 但韩国西海岸发现过大群, 估计它可能是沿着大陆沿岸迁徙的, 在春秋等迁徙季节, 看到小型像红颈滨鹬的鸟, 就请留神一点。如观测到该鸟种, 可以将有关信息传达给: Dr. Christoph Zöckler (Expedition leader, ArcCona Consulting, Cambridge) cz@arcona.com

Dr. E.E. Syroechkovski (Lead SBS RT, RBCU) eesjr@eesjr.msk.ru

Dr S. Balachandran (BNHS India)

bnhsbala@rediffmail.com

关于小青脚鹬

2 月 12 号, 湿地国际的李作为先生和几位同伴一起对马来西亚的檳榔屿州的 Bagan Tambang 海湾进行了调查, 当天该鸟种最高数量为 38 只。该地区最高纪录为 43 只, 是在 2004 年 10 月记录到的。尽管由于海啸影响, 该地区暂缓了对泥滩和红树林的开发, 但是房屋建设仍将在不久的将来对小青脚鹬这一世界濒危物种构成威胁。——消息来自 OBC 东方鸟类俱乐部群发邮件组

2003 年中国观鸟年报中没有小青脚鹬的记录, 2004 年迄今似乎也没有确认的记录。但是它的迁徙路线肯定经过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所以需要各位将眼睛擦亮一点, 共同关注这个濒危物种(国际鸟盟列为 EN 级)。(陈承彦 雷进宇)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观鸟论坛: <http://www.wwfchina.org/bbs/guanniao.htm>

中国鸟类图库: <http://www.wwfchina.org/birdgallery/>

投稿或建议请寄: 318000 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办公室 王西敏 电话: 13857693570